

理

學

逢

源

理學逢源卷之十

婺源汪

紱原名燦人集

外篇

王道類

備兵 明刑

備兵

兵制始自軒黃而唐虞盛治尙勤武衛之奮成康守文益
深戎兵之詰有備無患國之所不可忘也顧踐土食毛皆
戴天子之恩則率土普天皆供天子之用况兵以備衛國
家卽民家之所自爲備衛而何有兵民之分常而未耜詩

書卽變而折衝禦侮而何有文武之異自井田封建之法
不行而寓兵於農之道遂廢自庠序校學之法不講而藏
險於順之意盡亡於是兵民分途文武異道遇變則兵橫
民疲處常則民強兵弱右文則人尙浮夸尙武則人趨桀
驚是故古者無兵之名有兵之實後世有兵之費無兵之
用何則其道殊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皆取用於鄉遂此郊內聚處之兵所以厚根本而
備不虞者也

六鄉之制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
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

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鄉大夫其授田也二比同滿
一族同澠二黨同澠一鄉同川其出賦也五人爲伍伍公
司馬卽比長也五伍爲兩兩兩司馬卽閭胥也四兩爲卒
卒長卽族師也五卒爲旅旅帥卽黨正也五旅爲師師帥

卽州長也五師爲軍軍將卽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鄉鄉也六遂之制大略倣此

甸甸車一乘皆取用於都鄙此郊外散處之兵所以時調

發從征役者也

甸乘之制八夫同井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夫四邑爲邱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邱爲甸

則五百十二夫甸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器械備具又輜車卒二十五人約兵車一乘

法用百人猶鄉遂之一卒也甸方一成以五夫而出一人其甲士三人則卒長兩司馬其人卽田駿之屬其餉饋則

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此田賦也鄉遂之民比屋而居

無事則優游膠序作息耕鑿受教令於司徒而賓興以三

物連茹而出有事則具車乘投五兵聽號令於司馬而治

之以軍法都鄙之民無事亦屬之司徒有事則聽遺發於

都家司馬此兵制大凡矣至若宮正掌宮中之宿衛太僕

掌侍衛之復逆虎賁掌扈從之卒伍司隸掌野舍之厲禁而凡國子之倅則諸子以軍法治之而致於太子則上及貴戚下至臺隸何莫非天子之兵其武備至周而用人無頗重頗輕之失且干戈車馬民自備之不待給於武庫蒐苗獮狩以時習之不煩演於臨戎居爲鄉邑之長出則將帥之任將無煩於改置居爲比閭之眾出則伍兩之隊兵不待於招募宿衛之兵皆其親戚手足大家子弟恩不待於要結教養有素而不擾則民安其業恩義素孚而不渙則上享其成因田賦而出兵則無屯食之費卽鄉閭而命將則有臂指之形無事掌之司徒有事掌之司馬則無擅

權難制之憂平居使之相親患難使之相救則無未狎於

政之患此所謂兵民一致文武一道則無兵之名而有兵

之實者也自夫管仲變制而兵農於是乎分管仲因鄉遂

軌里連鄉師之制因都鄙之法而變爲邑卒鄉縣屬之制

車用六之一土用十之三國中之士爲兵而不諳耒耜都

鄙之民爲農而不習迄於春秋終乎戰國先王之制司馬

干戈先王之法壞矣春秋時如晉惠作州兵魯成作邱甲子產

軍法不復存矣作邱甲魯哀用田賦而古制盡壞及於越

用罪人至戰國而齊有技擊魏募武漢初南北軍及材官

卒秦選銳士則後世召募由斯起矣漢以衛尉主南軍而衛宮

劍客之屬猶有先王之遺意焉禁中尉立北軍而衛京城

此內軍之制也巴蜀有材官隴西有車騎會稽有樓船

滬有弩手荆楚有劍客皆因其俗尙與其土宜以制而用

之課之以都試統之以都尉武帝好大喜功冒貨貪賄而

征發以時此外軍之制也

宿衛任衰兵衛權失召募匪類遠事四裔

武帝於北軍增立越騎虎賁諸

校於南軍增設期門羽林諸軍於是世家以人聚補郎中官因而預領兵事故內兵制壞在外則民多買復以心發請吏請民且招募奔命調惡少發刑徒以足軍民膏日竭伍甚至以三百石從軍而越騎羽林亦出塞矣

兵氣日驕衛士無廉恥之存軍將無彬雅之飭讀書談道

之儒羞與其列而武備文教風俗人心於以大壞光武一

於減省意非不善光武廢南北軍將校而內軍以薄廢而都尉之官都試之法而外軍以弛而

軍衛不足迄致禁旅奔馳卒之將校復增而宦戚廼得以

盜窺兵柄唐制府兵至為近古府兵之制起自魏周唐承而脩之分天下為十道曰

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東曰山南西曰隴右曰淮南東曰淮南西曰劍南曰嶺南置府六百二十四分關中為十二道曰京兆曰同華曰商岐曰邠隴曰涇原曰宣慶曰鄭坊曰丹延曰靈會曰監夏曰綏銀曰豐勝置府二百六

十一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以時習練有州郡刺史驗其符契以均調發其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役更番宿衛以時歸田有事則裝糧自備甲冑自備無事則兵歸於府將歸于朝兵制之善三代而下莫過於此士不失

業將無專權無重屯之憂無養兵之費高宗以還其法寔

壞自更番不以時役使非張說乃更募驍騎元宗時張說更募長從兵

為驍馴至諸府無兵可交外重內輕太阿倒持驍騎召募之初非不

精嚴審慎及久而人情怠弛充役非人拊循失道漸至有名無實無兵可交重以元宗貪功汰泰節度之權重而祿

山反不可禦矣南北二衙宦豎典之以至門生天子天子禁衛有南衙北衙百

騎千騎萬騎之號而奄宦天子宋制有禁兵天子有廂兵州鎮

使鄉兵什伍其民而肆蕃兵外撫蕃民而糾三衛掌禁旅

樞密掌調發兵權無專擅守牧悉文臣然自杯酒釋兵權

而人不知兵馴至屯兵日驕且冗究無可使之人廩給日

費且虛勢有難供之患乃保甲造於熙寧

王安石聯民十家爲一設保甲

使備兵器習技勇禦盜賊此本比閭遺意且弭盜之良法

也是以此法至今不廢但行之不實且失其道則適以擾

民義勇募於泊平宋之兵制不足言矣明制錦衣衛尉

五軍都督府兼

也主衛宮禁 固守猶中尉也五府猶宋樞密也

進掌外兵以備

調而外則屯兵給田以耕者郡 戰兵給餉以戰 民兵廩土

民之

壯者所謂客兵募外番邊兵 邊徵要地置行都司

有稽覈

之法日見伍日召募日征 有訓練之司如神機三千 有簡

諸大營之率

精銳備調發之用日齋武日敢勇日立 願其後軍帥多執

袴之兒衛所鮮張皇之實兵耗於占役而羸弱虛糜將倚

於錢神而臭銅充位倉卒有事更行招募姦弁中耗餉匱
兵囂流賊徧寰中竟莫之天關間嘗論之籍民爲兵民土
著而餉可省但平成日久易於卽安而將吏之虐使私役
則弱可憂也招募營兵兵可用而餉多糜然遊手無賴惡
少之徒坐食焉張則橫可憂也况上下相蒙而虛實不可

覈

如將弁有隨丁文書有字識存營有公用則上己自虛其數而下之隱占又且因之

兵民兩分而

輕重迭相軋

士民則羞與戎行比伍兵卒則驕張蔑視士民

雜派日浮雜役不給

則兵力窮而何暇於精其技藝

如衣裝器械之改造火藥弓矢之口費此猶其本分

而雜項無名之派奔走迎送之役則兵有不暇給者

行陣無定式技藝無常好則號

令煩而無濟於軍實之用

將領人人異尙故無定法而朝令夕改

至於用武

夫既不學無術用文人又不曉軍事則文武不相謀而選將猶未易言真才之士實心之人殊罕觀也間或得其人而用之而專任則憂跋扈掣肘又無成功此詰戎之所以難言也夫然則如何而可曰非力農務本之民不足以備爪牙之用非才德兼優之士不足以當閭外之寄誠使於直省重地開屯田以給士做古鄉遂之制於州郡散處選民壯以出兵做古甸乘之法取力田孝弟之民卽其屯聚以爲之長擇敦詩說禮之儒因其才識以爲之帥法非不可行也治兵大閱以其時踐更調發有其節將校遵畫一之守士民無失業之歎實心以圖無縱無弛無飾虛文無

爭繡利則軍制可久之道也

易師卦大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民皆吾眾也容保之而兵足矣○後世雖召募亦無民
外之兵可募民爲兵獨不可養民爲兵邪而必謂古之
軍制不可復也亦獨何與

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
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 小司徒稽國中及
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
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
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三年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五人爲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之法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四野九夫爲井實則八夫四井

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

四邱方八里實一成之地成出車一乘都鄙之法也軍制藏於司徒而用於司馬此所謂藏險

於順

大司馬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卿鄉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

皆中大夫郎州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郎黨百人爲

卒卒長皆上士郎旅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氏曰

制如此故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

之羣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有兵而未嘗足

兵也○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

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

世安能無將驕卒隋之患府兵且然而况不爲府兵者哉

○按自伍兩以至師軍之數固是出軍大法然六軍三軍

實皆只是國中六鄉之制六鄉家一軍以衛王室也○乘

之法用之都鄙則五家一兵及其用之則亦齊以伍兩之

法也乃夏官小司馬以下則闕而都鄙之詳冬官又闕故

無可考耳大要三軍六軍以國中軍實言萬乘千乘統郊

外篇王道類 七

野何乘言先儒每混一之亦未是也

此寓兵於農

易師卦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本在仁義而不節以制亦不足以行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聖人之難於即戎也教民非專爲即戎而不教之民不可以即戎善人非有志即戎而教民七年則亦可以即戎教民七年而後可以即戎非教民七年則不敢以即

戎卽戎敢易言哉

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

陣辨鼓鐸錫鑿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錙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立表

祭誓民誓戒以蒐田之法鼓遂圍禁禁謂虞人守獸火弊春蒐以

而田所謂出火也弊虞人植旌爲表眾皆獻田止也火衰而田止獻禽以祭社其所獲之禽於產下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書契以校錄軍實號名以別內帥以門名如東門西縣

外上下借號爲名軍事欲密也

理學逢原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八 放業堂

鄙各以其名

其地名

家以號名

卿大夫之號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中夏以菱舍爲事菱舍軍夜所止宿如今言扎營也

夜宿不可無法度而不睹旌旗又不可用金鼓故有事則

寓物爲號以相識別相通問不直用名者隱之防奸慝可

識也以門以邑是其一端古人如借糧呼庚癸問救其他

呼麥麩山芎曹操方食雞肋則號以雞肋皆此類也其他

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
如王制所謂佐車止蓋擊逆之車止而田

也獻禽以享神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如軍將至卒長師都載旛鄉大夫則建通帛之

旛遂大夫則建內絳外白之物鄉遂載物蓋以眾從而授眾於軍吏郊野載旒百官

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祈秋禘以羅爲主中冬教大閱出

兵曰治兵大闕則正簡銳教戰也兵入曰振旅芟舍則夜而止宿也此四時所教若與時反者蓋兵陰象也故秋而以出兵爲名冬乃大闕順陰氣之出而肅殺也春而以收兵爲名夏則止宿陽長盛而陰氣藏伏也四時之以農隙講武習戰本自如一而命名各有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所取亦以見先王慎重之意矣

澶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

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

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

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自後表至第二三表以擬出師

鼓披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就止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

里學奎原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九

敬業堂

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

自二表至第三表以擬赴敵坐作

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自三表至第四表以擬臨敵

鼓成三關

車三發徒三刺

以擬交戰

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

初

自第四表退至第三表以擬還師

遂以狩田

自三表退二表自二表退初表皆如初而後狩田也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

表門使

羣吏車徒皆各以其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

鄉師居門以正其出入之

行旗居卒間以分地

分調其部

前後有屯百步

分地之限一卒占地

百步卒間容卒其

有司巡其前後之使勿紊也

險野人為

主易野車為主

步可走險車利於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

疾馳以驅動禽獸使橫過陳前車徒逐而射之驅車皆自右而左射者順而射之亦必自右而左故所中皆自左斜

達於右而當面來者不射亦不橫射所謂不面傷不踐有
毛也驅車三面而闕其一面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繫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皆振
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進田也銜枚以止譁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擬獻也及所弊田所當止之處鼓皆馘大攝車也
徒皆謀徒乃弊徒眾皆止致禽饁獸于郊饁祭四方之神入獻禽以享
烝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
是暴天物也故因社祔烝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禮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慎如此

此寓教於田

曲禮曰行前朱雀

鳥隼之旗

而後元武

龜蛇之旄

左青龍

交龍之旂

而右

白虎

熊虎之旗

招搖在上

招搖斗柄前星之名中軍建此旗以指揮也

急繕其怒

繕治

里學逢原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十

故業堂

也急治其二軍之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行軍以
氣使奮進而有節也定部曲之旗物也故與周禮治兵節
少異○此與周禮表門分地參看

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勿遑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此嚴部伍節進止戒爭利止好殺作威武
禁戮降與周禮三表之法坐作進止參看

甘誓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天子六事六鄉之眾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車中甲士三人左射右矛中御故命之如
此惟大將之車則大將居中御者在左

附武經陣法一鼓舉黑旗則爲前陣二鼓舉赤旗則爲銳

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

按古有方圓曲直銳五陣此蓋以曲陣配水銳陣配火直陣配

木也然如此則當有舉白旗爲圓陣舉黃旗爲方陣但此五者蓋因地制形耳不必瑣瑣拘求

凡卒一人

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直間容直前禦其前後禦

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

短以參長

二句以兵器言

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遠

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

教習之法也

言陣法者此段最爲得因應運用之妙八陣六花總不外此意而已

李衛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

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數起於

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

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闖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同

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古今所傳陣法謂黃帝

后入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太公三陣星宿孤虛爲天

山林向背爲地編伍彌縫爲人此皆虛而鮮據孫子八陣

方圓牡北衝道方宜車輪馬行吳子八陣直曲銳卦車箱

車軋鴛鴦道衝此又皆無有傳者惟孔明八陣李靖六花

實兵家節制之要後此如矣玠三疊陣宋

氏連環陣威繼光鴛鴦陣皆不過小法耳

附孔明八陣地列石魚復至爲詳明其陣以天衝天衝地衝

衝握奇龍飛虎翼鳥翔折衝爲應變之用其陣法大陣包

小陣大隊包小隊縱橫曲直以八爲數前鋒後勁左爪右

牙彼此爲驍四方各表旗門虛中爲中軍陣後列遊騎天

陣處外陣處內風雲交於四維其人數則以三千二百

人爲中軍以八千人爲天地風雲八陣以一千三百人爲

遊騎合之爲一萬二千五百人古一軍之眾也其變則因

敵所臨舉旗爲號而有洞當等八陣之用大要每用八陣
之牛所謂虛實二壘也而遊騎則亦每分其半以爲正陣
之應此八陣之大略也但藥師以孔明八陣爲車戰之法
則其分數不合晉馬隆鹿角偏箱陣則因孔明八陣而少
變之爲有車鹿角偏箱陣鹿角偏箱車名也馬隆以八陣
戰之遺法也鹿角偏箱陣之四天衡爲前後箱以八陣之
地軸天衝爲左右不以八陣之地衝環列中軍之外而風
雲則仍八陣之舊其分數則與八陣不同蓋鹿角輕車也
偏箱大車也其數不入六其陣有大有小蓋以偏箱爲
正卒鹿角爲武衝也偏箱用楚人兩廣之法卒偏之兩每
陣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後八箱左右地軸及中軍皆偏箱也
陣百二十五人而後八箱左右地軸及中軍皆偏箱也
鹿角用周制乘凡三兩每陣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後八箱
二人所徒二十五人是每陣百人而八風八雲八步卒七十
六地衝皆鹿角也前後入箱偏箱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
十二乘此駐隊也風雲共鹿角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
此衝陣也四正布衝陣輔之爲外郭也十六地衝鹿角
十六乘彌縫於四維中軍入陣陣四偏箱共三十六乘以
爲中堅此內城合之則車百乘用卒一萬一千二百單八
人又陣後騎卒二十四壘用千三百人合之亦一軍之數

然與古六花陣李靖因八陣而變爲六花無天衝地軸之異矣號蓋合八爲六則每軍用千四百餘人其變則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蟻而無洞當中黃也

按兵陣昉自軒轅而本於井田則八陣自是古法觀曲禮所云亦略可見也而古人實皆車戰今略以古法考之戰車一乘合用七十五人輜車二十五人合之則百人爲一卒是卒車一乘旅車五乘師二十五乘軍百二十五乘正卒九千三百七十五人輜重三千一百二十五人分布爲八陣則八十乘爲正陣每陣十乘而餘四十五乘以十五乘用輕車爲遊軍以三十乘衛中軍爲中堅而輜車廝養環處中軍之外正陣之中殆黃帝所

謂握奇也蓋車戰之法飲食器仗輜車載之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以車爲營輦轅爲門甸徒之眾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比閭之俊兵吏相親有如竹指是以進無遠奔退無遽走部曲行伍有定之於素者也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而騎卒由斯起矣後世言兵者謂車有勝地八死地十遂視車爲無用之物明李賢所造車究不可用時有鷓鴣之號王陽明亦謂車在曠野僅勝輜重不可恃以戰勝覆夏侯嬰以兵車破李山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衛青以武剛車破匈奴

李靖以偏箱車擒頡利馬隆鹿角之制馬燧狡狴之飭
宋魏勝如意戰車符彥卿拒馬行寨皆用之屢有成效
車惡在不可用也蓋車戰之難有四一以井田不復則
甸徒不洽甸徒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
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此其一也一以服御不良蓋
一卒之命繫於車一車之命繫於御御者習熟則馳驅
以範不然則稚子操舟敗績罟駕必矣古人童而習於
射御而今則不復講此其二也一以制度不精古輪人
與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
敗此其三也至于十死八勝則惟爲將者心焉度之無

傲倖焉四也騎戰非古六韜始以車騎步三者較論此
非太公嘗但平原草淺追奔趨遠則惟騎之利不可廢
矣顧用車則資馬有數用騎則資馬益多而古馬恆繫
今馬恆耗馬政又不可不亟講也

以上陣法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

良馬以爲種者物猶

類戎馬一物

駕戎路者以力爲主

齊馬一物

駕金路者

道馬一物

駕象田路者

馬一物

駕田車者以凌走爲主

駑馬一物

給役用者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以四相配也

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羗馬三阜爲繫繫

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

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

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無種馬戎馬

家四

閑馬二種

無齊馬道馬

凡馬特

牡馬

居四之一

一牡三牝

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簡僕馭之人使臧善也

冬祭馬步

能為馬害之神

獻馬講僕夫

講簡習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

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此馬之在官者公家所置官而牧之者也

鄉師

司徒屬官

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

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

役之戒則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

輦之力政

鄉師稽牛馬之物是鄉遂之民所養馬也縣師所稽馬牛車輦是都鄙之民所養馬也故甸乘之賦每甸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皆馬之在民者也

馬質掌質馬

買馬而平其價也

馬量三物

戎馬田馬騶馬

皆有物買綱惡

馬繫之禁

其鞮嘴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聽馬訟

禁原蠶者

此平馬價之官以通公私之馬者也

呂氏曰三代馬政有在官者有在民

者民馬數多官馬數少漢時三官苑之馬亦官所養也郡馬民間亦各有馬如衛青霍去病之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所謂私馬則古制尚存至隋唐之間監馬非不盛而府兵未嘗給馬惟給錢使自買其後府兵貧不能買

里臣奎原

卷之十

外編王道類

五

牧業堂

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制度壞矣○國

馬爲車路之備民賦之馬爲用兵之防

返馬以下皆司馬校人之屬官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

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

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

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申春通淫掌其政令 廋人掌

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駝

馬三歲曰駝

攻駒二歲曰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

給其頭也

圉馬正校人員選

選國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孳蠶廩始牧夏虜馬

之屬爲廡以庇馬吳子所謂夏則涼廡也

冬獻馬茨牆則剪鬮

剪草以苦蓋吳子所謂冬則溫廡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周代馬政之詳如此其用人也周其立法也密人盡其

職馬適其性人馬相安而馬安得不盛漢制有民馬民

馬一匹復卒三人故民勸有官馬邊郡牧師諸苑三十

於養馬盛時阡陌成羣六所畜馬三十萬匹用官奴三萬夫散在北邊

賜牧之以民各有牧地馬亦云盛矣顧乃至藉馬烏

孫勞民大宛假母歸息封君出馬是則何與武帝開邊

民皆耗天子缺駢駟宰相乘牛車以易卜之謂神馬當

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後又征大宛得善馬

數千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乃更名烏孫馬為西

極馬而以大宛馬為天馬當時民馬既乏於是假馬

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令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內郡

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則發酒泉驢駝以負糧餉

東漢之興馬政益衰光武併省諸廢言又減唐立監牧

之制唐始得突厥馬二千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徙

隴右立太僕牧監監副丞簿掌天子之御左右

六開為賦廐曰祥麟鳳苑馬為蕃盛

得牧養之人

張萬歲為大僕

分畜牧之地廣

芻秣之資以至於匹練一馬盛哉

麟德中馬七十萬六千匹八坊幽岐豳涇

閒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

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又析八監分布河西荒曠之地

牧之繼此者尙稱雲錦徧野開元中王毛仲為廐使分別馬色布野如錦計四十三萬

匹朔方互市之馬不與其數然民不養馬乃給馬於官

天寶以來駝馬不勝萬計其盛易衰及隴右沒於吐蕃水草牧田漸給之民而馬

不復盛矣宋初設立監坊其後為戶馬會孝寬使民戶牧馬以給官役

日戶為保馬王安石使民領官馬養之馬死則責償謂之保馬為給地牧馬蔡京

給牧地於民使民養馬會顧投牒非出驅迫而償馬究布謂馬多於舊費省於官非民願文保馬之非牧地所值幾何而失亡所償過倍陳

升論給地牧馬之非迆渡江以後稍置牧監而江浙非宜馬之區

於是乎資於茶馬

林駟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廢之良誠資國之一策然貴市於戎狄賤棄於

中國則有如李覺所識者

又不得已而爲券馬爲省馬爲立社市馬

編戶括馬宋之馬政不足言也明初內有御馬監太僕

寺

內地馬責養於民而官用之猶宋之戶馬

外設行太僕苑馬寺

外地官牧之猶唐之

監川陝設茶馬

唐宋之互市

顧內馬變而折色又收子粒國

無馬之用民有馬之累

以江南難牧馬故更折色既而北亦如之又收子粒於牧地面

驟駟之法亦用俵買故其害如此

邊地無草場

多爲諸王駟馬所占

私茶多越境

官茶不行而互市阻

而馬政壞矣夫馬宜於北不宜於南然川廣

未嘗無馬吳楚之強不資馬於秦晉是亦有存乎人者

易地不為良而必資馬西北亦未是也且民馬可也使

民有養馬之利無養馬之累民亦誰不欲之漢之復卒為得古人

之意今使民為官養馬而有責償隱慝不調習之罰宜其

名實相通矣官養可也使牧得馴於司馬得習於牧則

物適其性天周人官世爵祿吏長子孫唐之張氏三世典牧故得以盡其長用人不盡

其才而人不嫻於物性物不適於土宜宜其孳生不蹇

矣然魯頌曰思無邪衛風曰秉心塞淵則物畜之蕃亦

未有不本於君心者牧養之法則有司存矣

以上馬政

春秋傳襄公二十有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此以舟師戰之始

邱瓊山曰史稱武王九年師尚父有蒼兕之誓此古人舟師之始春秋時

秦孟明濟河焚舟然亦暫以濟耳吳楚之人用之則專

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車馬以江海爲行道是

其所長又越及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車

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陸軍

之輕車突背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軻者當輕

走騾騎公輪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鈎拒返則

鈎之進則距之又考之舟師歷代之及漢而有樓船橫

海之用顧其用亦有不同者樓船巨艦容數百人守則

莫敢仰攻戰則莫之能禦晉王濬之所以滅吳隋楊素

之所以兼陳也然重而難轉非風不行遇淺則滯矣輕

筏小舟揚軻搖櫂風浪不能覆出沒若飛鳥關雲長之

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

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

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

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

與抗高以小敵大難矣車騎步各有地利舟亦如之閱

不可入吳吳舟不可用之閩江舟入海江海宜大以重則上重海舟入江則下沈各有其便

湖泊水潦宜小以輕而大小猶宜於相輔至若下風宜

避火攻用榜太緊輪之法不用深淵宜豫犁沈用古人之

法則亦不而風候雲變尤不可不稔之天時別泊荏苒長鑿舟

尤不可不審之地利利楫揚帆入水善沒則用人當因

其材此舟戰之利也海邦澤國建造舟楫無事以漕有

事以戰亦戒不虞之一端矣

此論舟戰

易萃卦大象傳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費誓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用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兵戈矢

戰酋矛夷矛也五盾

司弓矢掌六弓

王弓弧弓最強夾

盾有大小五等也

大弓四弩

夾弩庚弩利攻守

八矢之灋

枉矢挈矢用之守

為弱

唐弩大弩利野戰

用之近射田獵增矢弗矢用之散射

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

漆合犀皮七層為甲壽百年

兕甲六屬

也壽二

合甲五屬

合犀兕之皮五層為甲壽三百年

弓人為弓取六材

里學堂原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九

敬業堂

必以其時

幹角筋膠絲漆

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得此六材之聚乃

可以爲良

矢人爲矢鏃矢三分莠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

二在前三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綱其一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前弱則俛後弱

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

按弓矢之稱大約九

斤之弓則用三錢之矢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兩從半之以其

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安

長尋有四尺車戟常

一丈六尺

曾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

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伴是謂兩之

見物與伴如金人之用連環馬

而岳飛則以麻扎刀破之是也

五火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

此用火攻之始

按五兵之用所不能廢而制度如考工用法如穰苴亦

善之至矣後人代有興造然亦鮮出古之範圍也宋吳

玠三疊陣長兵處前短兵處後更進迭用此所謂迭戰

則久也明戚繼光鴛鴦陣長短相參戰守相輔此所謂

皆戰則強也弓矢之法考工爲詳弩之用則見於六韜

大黃三連之弓飛鳧電影之矢弓矢之別制與乃陳球

以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殆參連遺法然而難用矣孔明

有連弩韓世忠新弩一弓十矢或二十矢他如踴踘雙
臂神臂窩弩之類設伏守營皆利器也而器之慘者莫
如火攻孫武十三篇火攻居後亦以其慘矣然用火而
未有其器宋馮義昇始爲火箭石普始發火毬其後乃
更有火礮元亦思馬造襄陽礮明徐光啓募西洋礮自
後火器之用有鳥銃有排鎗有邊銃有佛狼機有神機
鎗有寶貢有子母礮多製自西洋寶貢狼機重而難用
然可以守鳥銃排鎗輕可用戰然火藥硝磺鉛彈其事
頗煩而陰雨連旬逆風處下則火器亦有不利焉

以上論兵器

易師卦彖曰師貞丈人吉 九五爻曰田有禽利執言長
子帥師弟子與尸凶 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與尸使不當也

邱瓊山曰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北秦穆赦
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疏賤孫
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
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
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閱計其間
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臨事不懼則軍債於驕敵好謀不成則禍生於狐疑孔明輔漢之功謹慎而已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果斷也顧偶一忽焉以有街亭之失况他人哉蓋懼其事者敬也成其謀者誠也敬誠者聖人之學無不利之道也然敬事者體之立而成謀者用之行敬其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此之謂也

春秋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縠將中

軍

按孫子之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子之論將曰理有後

備有預備此二

果在臨敵時

戒善持盈此

約號令明簡已克後此總言

六韜曰仁勇智明精戒強三者之論吳子爲切然孫子之言卽趙衰同旨也吳子之言卽夫子遺意也吳子之說人所易知而敦詩書說禮樂之可以將中軍則孫子實猶未之見及也夫軍國之重委之於將將誠不可以不擇而將帥之選必非可以狀貌定以技勇勝以資格拘以世家起要惟以孔子趙衰之言求之庶幾可得而知人之難又非可以一見決莊周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

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六韜襲其言可言知人矣乎然不試而用之堯舜臯陶不能也試之如莊周之言是中主猜疑逆億之術恐君子不爲也夫惟至誠而後可以感人亦惟至誠而後可以知人故湯以三聘而得伊尹昭烈以三顧而起孔明此得師之大者次則漢高知勃之安劉武帝以行步而知霍光以牽馬而知日磾安在其出於委曲窺矚爲哉况不以二卵棄干城不以貪而好色棄吳起用人豈一途哉古者文武一體將皆命卿居則相親行則相保自無

上下睽革之情而詩書禮樂之所涵濡將無非德義之
選後世文武分途則選用弓馬不過無謀之武夫試之
策論又不過辭章之末藝是以耕奴織婢難免白面之
譏暴虎馮河終屬老兵之習雖其中不無或有人焉然
而竊祿者多矣况廉頗思趙卒韓信驅市人誰其兵將
相親而與爲臂指者故梧桐生而鳳凰鳴致賢之道也
泮宮成而徐淮服儲才之道也若乃循循於成例資格
之中不且失士於牝牡驪黃之外哉而烏在其能擇將
也

以上擇將

易師卦九二爻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象傳曰在師中
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韜言君之命將親授斧鉞於太廟軍中之事不聞君
命皆由將出魏用吳起親觴之於太廟尉繚亦言將上
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蓋人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其道當如是也古
者君臣一心心腹股肱拜將登壇祖行推轂自無瞻顧
掣肘之虞而爲之臣者亦蹇蹇匪躬爲民爲國得以奏
旬宣之效後世上下猜疑則文臣參贊機務等於築室

道謀宦啓出監兵柄復使兵氣不揚是以以汾陽之忠而兵潰相州以狄青之能而幾於敗績夫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駕馭者且自以爲得宜然使將有畏首畏尾之心軍有以貳以參之令事權不一幾何以能有成者故事患無謀不必其謀之自我也將患非人不患其人之自專也選將而求其易制於我幾何其不獻媚行私暴兵民而畏大敵哉而烏在其能將將也

以上言委仕

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

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兵行糧隨無糧則無兵矣故魯公征淮徐而誓言及此重之也糗糧需之諸侯而築營壘時芻茭責之魯人遠近之宜也必築者戰如守也三郊三遂魯三軍也

孫子曰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按古者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米十六斗此有事出軍之大數古者諸侯各固爾圍以蕃王事無事遠征及齊桓遠畧伐楚資糧陳鄭之間而申侯濇塗之姦行矣餉非辦於一朝則蓄積不可不預

蓄積必出於民則農事不可不重古者兵農合一卽農
爲兵徹田爲糧耕九餘三委積郊野故一旦有事自無
庚癸之呼後世以民養兵而又勤於遠略於是千里運
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兵有饑寒仰屋之憂
民有加征雜派輸將竭蹶劫掠驛騷之苦顧後世而欲
爲足邊裕餉之策計宜莫善於屯田乃議之者多而成
之者少事權不一彼此拘牽偶有屯田之開卽有起科
之令又誰復樂於開屯者爭目前之小利不幾忘軍國
之大計哉而烏在其爲足食也

以上論餉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敬業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卽四種所謂陰陽地利卽四種所謂形勢也陰陽
刑德尉繚子亦深辨之然其說亦終不能廢但天時之
虛不如地利之實而山河之險不如德義之在人心也
春秋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
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曰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在陳而翬合而加翬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

此所謂晦犯天忌亦陰陽之說也兵家所忌以晦以虛

以休囚以刑以穿時月三十日虛者孤之對冲如甲子
空亡也又有歲虛有月虛則歲月所建之前一辰也休
囚者春則金休水囚夏則水休木囚之類刑謂子刑卯
卯刑子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
辰午酉亥則自刑也冲穿如子午相冲子與丑合則午
穿丑午與未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戌亥虛
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戌亥虛
虛則寅卯為孤兵法背孤擊虛也王相者春木旺火相
夏火王土相也德有天德正丁二申三壬四辛之類有
月德寅午戌月德在丙亥卯未月德在甲之類外如往
亡受死之類皆兵家所忌又有遁甲奇門之法以六甲
為符以乙丙丁為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為六儀有休
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分陰陽二遁隨時易局皆兵家
陰陽之說也然楚人鄢陵之敗豈直以晦之故二卿相讎在
陣而囂此其敗也而晉人之勝亦幸也我往彼亡何咎
之有此可以破陰陽之說矣

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亦陰陽之說也天官書謂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可

以伐人

蓋此年歲星在牛女也牛女越分也

古人多以此論休咎

天官書天文志

皆詳此

然宋公罪己而熒惑退舍則脩德惟人李愬攻蔡

不以歲星之去舍退師其智識又加人一等若乃星入

井爲渴勸長星以酒則天戒之不凜此其所以亡也餘

若風角

占風自何方以占勝敗其法分干支以五音又辨風之來方以定六情雜取冲合刑鈞占之李

靖長於風角

雲氣占勝敗

及風雨賦之類雖非用兵之要

爲將者亦不可不知又非時日支干已也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此言形勢也而權謀在其中

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凡九地之說爲將者不可不知然孫子欲置之死地而後生及因糧於敵之說雖事勢或不得已要非君子所忍言也

吳子曰在德不在險

此吳子之說爲勝於孫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上與民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得慎戰之意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足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

得人和之意

黃石公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此卽得道多助之說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夫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此乃粹乎仁義之言而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二語尤千古之金鏡也乃後世無可戰之具而好戰亦未嘗不張皇於戰而實忘戰此國家之所以危亂相繼也蓋先王藏兵於不用之地而未嘗無兵寓戰於軌物之中而未嘗用戰陣定於閭里戰嫻於獮狩馬蕃於服乘器精於省試將得於俊髦士親於臂指餉裕於徹田功成於同德同心上和下睦未嘗好戰也而有待戰之具未嘗忘

戰也而曷嘗有習戰之事哉然則如之何復鄉遂甸成之制則陣定矣廣牧師牧田之法則馬蕃矣專考工居肆之任則輿輪器械良矣行鄉舉里選之法則得人而文武一體矣申比閭族黨之教則將士相親而兵農合一矣復井田助徹之政則蓄積饒而無養兵之費矣明於知人而誠於任賢則君臣一體而無不可成之功矣不然則雖日有觀兵之名究何當於張皇之實也夫○從來論兵推尊七子而七子之書有不可同日語者孫武十三篇詭秘至矣有仁人所不忍爲者託言仁義未嘗知仁義也吳起所言譎而未敢肆也猶存儒者面目

焉然而不可掩矣然吾謂卽吳之爲人亦有強於孫者
程子謂荀子過多揚子過少愚於孫吳亦云司馬法醇

乎醇後三篇瑣矣然自治之周也三略有老氏遺旨然

多經國遠猷又非若老氏之高而背道者其素書之全

亦大有可觀也

素書有遵義守道求人之志等篇而三略附其後

尉繚詳於節

制而慘刻已甚其申韓之侶乎李靖疏淺不足語道而

發明陣法亦有所長六韜則詭譎尤甚而不逮孫子之

深慢聖誣賢益浮於孫子之恣

孫子末篇已誣聖而六韜誣聖尤甚

又雜

集老莊爲言而大要則申明孫武遺說壞人心術殆不

當使人誦習矣大要司馬法有先王遺訓三畧隱君子

之言吳子能言不能踐孫武知兵不知本其餘末矣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脩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合陵政
則杜之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

此天子之大權也

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此王者之師恩威兼濟之道也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

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曾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善兵者以少擊眾而取勝者多矣蓋兵多亦不足恃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

此耳按餽運無善法故孫子說個因糧於敵然使聲罪伐人而奪其民之食仁人不忍出此也想古者天下有所征討只命那就近之方伯討之如周公東征而徐淮則委之魯公是也如天子親征則命所經之侯國供其饋餉必不是勞畿內之民轉餽千里也故後世為邊餉計則莫若使邊兵屯田為中國備寇盜計則莫若使郡國各備儲蓄使隨地有兵則兵不待調而調亦不遠隨地有糧則糧不待餽而餽亦不遠矣

張子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

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張子少好談兵曾以此于

范公矣乃其言兵只如此是可見其學之純矣斯言也近而遠大而非膚勿以其不切於言兵而忽之也

朱子曰用兵之本不在威嚴而在德業其用不在邊疆而

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探本而論之

三軍要勇行三軍要謀謀不必詭譎只是知己知彼因事

察機運籌圖畫謀必要成人有好謀而不成亦不濟事

聖人之所謂謀者如此

持志養氣爲將之大畧士氣亦須養

持志則能敬養氣則不憊

先王之制內有鄉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咎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障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亦然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

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則贏矣

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蓋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古人屯營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火則盡舉更走不得

如井形卽孔明入陣法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惠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驅民於戰而與之同甘苦此自是理

之當然但孫吳輩則以此市恩耳巡拊士卒仁心自然正所以父兄其士卒者而士卒亦無不子弟於將帥也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有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理明則識精
心正則不惑

刑

雖古之盛治不能廢刑而刑究非所恃以爲治何則非聖

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欲人之盡無不善而不欲使有一人之陷於不善不欲使一人之偶陷於不善而人或不善而刑不可廢矣而非聖人之心矣然聖人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故於人之偶有不善者猶必推其情事以原之多方姑教之必其怙恃不可赦而後刑殺加焉故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古之盛治囹圄空虛天下刑措是非恃有刑也而恃有恤刑之心亦非人之服其刑之無不當也服於其不欲用刑之心焉已爾象以典刑始見於虞書乃命臯陶作士唐虞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明刑弼教只此刑期無刑之心民協于中羣洽其好生之德是知聖心之不欲用刑

而唐虞盛治以其有欽恤之志也禹作夏刑湯制官刑及夫周公制禮而邦禁掌於秋官法加詳焉三代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慎罰者必推本於明德明刑者必念典於祥刑是益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武周盛治以其有用德不用罰之心也古之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所以加天下之惡積罪大而不可赦者故橫渠謂古之肉刑若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人之死其意良甚深也若乃入於刑而可議者則五流所以宥之至於鞭扑則只以施之官府學校凡小罪而不麗於五刑者以是懲之而鞭扑之又有可原者乃有金贖夫古之五刑小者桮肌膚大者斷支體似

於今爲已重矣。顧刑重而民乃知所重，法嚴而民乃知所避，而心平則刑不濫，心恕則罰不浮，刑足以懲而德乃足以孚，則殺之正所以生之也。况乎恆產之制，九職之任，六府之脩，則養民已無不周，六禮之脩，七教之明，八政之齊，則教民已無不備，民猶未戾，然後象以典，刑懸之象，魏以預防之預防之不足，然後嘉石以平之，圍土以聚之，又其不足則猶又原其情而赦宥之，必不得已而後刑殺加之，是以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然則先王之明刑也，豈有賴焉。而曰：我將恃此以爲治。與周室旣衰，穆王醉飽，民力呂氏訓夏贖刑五刑之贖，自穆王始降，及春秋而鄭鑄刑書。

晉鑄刑鼎魏有法經

李悝著法經一日盜法二日賊法三日囚法四日捕法五日雜法六日具

法而管商申韓刑名深刻之治日增月益秦棄禮義而尚

首功棄灰者死偶語者棄市二世益行督責李斯身具五

刑夫豈仁人所忍言而秦卒以禍亂漢祖入關除秦苛法

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翕然從之卒以資成帝業顧法

太輕則奸民恣是以蕭何造律叔孫通益之而後世律法

之名乃由斯始蕭何摛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

廢庫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知之條於李悝法益事律擅興

及榜章十八篇律令由此始然觀收孥相坐誹謗之獄不

除而獄吏之尊如故則法之大遠於秦者又幾希矣文帝

始除收孥之令又以緹縈之書而除肉刑古今以稱仁焉

然古者五刑矜恤之志不復則實自漢文始况輕罪之入

於死者爲多而重刑之入於輕者蓋寡景帝又爲減笞而

定箠令則當日刑多入重茲可見矣

景帝詔謂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

憐之其減笞三百日二百笞二百日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然漢自高惠以至於

文要多寬大爲治至景武而擊斷之習日崇張湯趙禹之

屬興而刻木畫地之威民益痛心疾首矣

張湯輩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惡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宣帝

感溫舒之言而置廷尉平矣然刑餘爲周召法令爲詩書

楊蓋見辜而謂天下無寃民其誰信之隋定律令始列十

惡之條更定五刑之目

隋因齊制而損益之置十惡之條曰謀反口謀叛曰大逆曰惡逆曰

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自隋以前
死刑有五曰髡曰絞曰斬曰梟曰裂而流徒之刑鞭笞
用數皆驗百隋定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五十
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死刑
二絞斬除其鞭刑及唐祖約法十二條後裴寂等更撰凡
梟首腰裂之酷虐

五百條太宗乃復定舊令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等數國之制度也

格者有司之所常行也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律因隋舊為
十二篇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禮典曰

盜賊曰關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後代有紛更法令益煩而奸慝

得以上下手焉矣

高宗時長孫無忌有增損格留司格散班格武后有垂拱格元宗有開元格憲

宗有開元後格文宗有太和格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夫太
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

宗縱罪囚而令其自歸就死既深其狙術以沽名

歐陽脩有論

而易鞭背以笞臀究至後人之杖臀愈酷於鞭背

後世有斃杖下

者流者又令居作則又以流而兼徒竊謂均無當於唐虞

之欽恤也宋因唐舊而別有編勅以隨時損益神宗於律所不

載皆一斷以勅易律令格式爲勅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

使彼效此之謂式凡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

二門斃刑名輕重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二十五門

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

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曰格

表奏帳籍關課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顧役徒之法流加以杖而又配役

則以一罪而兼三刑刺配之法於減死一等者及胥吏兵

卒配徒者涅刺其面是以一刑而兼今古以今徒而但宋

室治多寬大高后亦自謂遠過漢唐其行法殆未嘗刻也

明太祖初定律令一百四十五條繼復重定明律采用舊律二百

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疑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內分十三卷其後又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法十八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日大明律法

制可謂詳明矣然太祖峻厲爲治恃法齊民上書者謂其

求治太速刑罰太嚴實猶婉辭耳實則有酷吏流風雖作

大誥以自文

因誅胡藍之黨而作大誥

要難掩其天資之刻薄也至若

贖罪之條始於呂刑而漢乃因之

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贖罪文帝時

前錯募民納粟塞下除罪武帝令

至今律有納贖之條分

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力稱有力無力爲輕重大約爲老弱廢疾婦人而設以杖徒流之有不便施也 竊謂罪有可施可

別行一法不則孰若或宥或赦之爲愈矣夫明刑日在天
下而敬忌之志則在君心以慎擇典獄之人忤嚮若徒恃

政刑時又則人雖清慎自矢亦誰不欲以聽訟見長惟其欲自見長則敲撻夾擊之下何求不得如或不然則末俗情辭交遁欲其自輸罪也難矣是以治用政刑則其勢不得不日流於峻酷是故嚴明者必不無擊斷之慘而慈祥者必不無姑息之失二者蓋交讖焉然而民非無良也性非不善也必刑而後懲且加刑矣而猶或不懲其故何哉性非不善而乃至於不善則雖至不善無可復赦豈其無以致之思其所以致之之由則堯舜猶病也則與爲擊斷無宜慈祥與蓋信爲性無不善而必思其何以致此不善則聽刺不敢不審不周惠心有孚而聰明無所壅蔽上服

丁服之宜必有斟酌權衡而無失出失入之差舞文弄法之姦必能坐照無遺而訖威訖富誠使爲民上者實有慈祥豈弟之心而推以盡用慈祥豈弟之人以敬忌祥刑而不敢少有忿疾于頑之志則雖不能廢刑而實不欲用刑則律雖未必盡合先王而率由舊章亦足以小康矣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之謂也若夫以肆赦爲覃恩以縱弛爲仁愛貪福利以惑志信果報而惕心而徒以縱惡長姦貽害良善則婦人之仁馴至爲不仁之甚者又非所以語於慈祥豈弟也雖然末也先王之於民也養之安之以身教之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患難防之憂樂同之

然後立之司寇以禁其不迪刑罰後也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易噬嗑大象傳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罰如電之照勅法如雷之震法度既明且嚴以示天下所以使人知所懲戒而不為梗也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箠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明列五刑之條以使人知所戒而麗於五刑之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宥之

如八議之例

鞭以施之官府扑以施之學

校而鞭扑之有可原者則以金贖蓋五刑掌之士而鞭
扑則官師得以主之不相混也若夫有罪而出於膏災
則遂赦之并不及於流贖也惟怙終則刑有必加矣聖
人無不敬而惟刑則尤所憂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人之罪止於流放所謂流宥也蓋議故議貴之條也
書大傳曰決關渠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卽刑也男男女

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其刑劓非
其事而事之出于不以道義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

盜賊攘奪劫掠者其刑死

古五刑之條今不可見此大傳所云亦可想見大略如此然則此皆罪惡之大而不容赦者而後乃入於五刑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蓋鄉校之刑所謂扑作教刑者也其有不孝不睦造言亂政之大有干刑憲者則當歸於司寇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

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謂田野之農功二曰軍

刑上命糾守軍旅欲其用命三曰鄉刑上德糾孝鄉校上

以該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府上能而糾其不職即所謂

六行大麗刑者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當作恭國之祭祀上謹

則刑賊之今律法之以六部分類者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

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所以使民知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

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罕 敬業堂

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

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之田役四曰糾

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激眾倡亂者二曰

邦賊有害于邦者三曰邦謀行間覘伺者四曰犯邦令五曰撻邦令

詐為命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結私黨者○後世朋黨之獄每所以網羅善類

而周公有此法何也夫淫朋比德洪範已惡之後世有私相盟誓約兄弟為俠行者亂所由階也而安得不刑之周

公所謂朋豈後世所網羅之朋哉八曰為邦誣即亂言惑眾者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

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呂刑墨辟之屬于劓辟之屬于剕罰之屬五百

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多於此而重刑賦於此其周公之法重哉抑穆王意在納贖而故減重罪之條和以示慈仁也

世於人也云耳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有治神之約有治民之約有治地之約有治功之約有治

器之約有治摯之約劑則其券書也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

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獄

女子入于春棗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齟者皆不爲奴

罪者

之城旦鬼薪春棗如漢之春白粲之類罪人不斁而周禮有爲奴者類以盜賊之家人黨與則與有罪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

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屬于

灋者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鬲宮者使守內刑者

使守囹圜者使守積

刑人於市與眾之既存其生則因其宜而有以養之先王之仁也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執旌節以宣命于四方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劫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摘誣犯禁者作言語而
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上刑之成憲

易訟卦彖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
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九五爻曰訟元吉 象傳曰訟元

吉以中正也

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刑愈嚴而犯愈多彌愈密而訟愈巧此後世之所以多獄也險而健人之善訟者也有孚窒則不得已而訟惕中則不終訟此訟者之吉也中則心不偏正則斷合理聽訟者之吉而訟者亦無不吉也聽訟無他奇只以心無所偏則明生剛而得正則能決非必鉤距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心一有所私外一有所撓則冤獄叢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忠信則不偏而有以孚人明決則不易而有以服人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

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爭言也獄發人之罪也入金矢而

後聽正所以止民訟獄也劑蓋致獄之辭也○張氏曰東

矢鈞金非貧民所能辦然肺石以達窮民則先王固不以

金矢終困民矣以肺石達窮民肺石在外凡遠近惇獨老幼之

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于上而罪其長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

乃弊之弊斷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

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始而聽其辭繼而觀其色繼而觀其氣息繼而

察其視聽精神此聽訟之法也
然非清明在躬者亦未易與此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不以一人之聰明爲聰明也

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非可以己私聽斷也康誥

日勿庸以次汝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

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而厥聽其辭核其辭

而信矣則考其所當麗之刑若其罪情與刑不相當則正之以罰贖于罰又不相應則免之地

五刑不簡只當流宥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
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以佞折獄能吏之所以見長也而訟繁矣以良折獄循
吏之所以敦大也而訟寡矣察辭于差聽訟之大法非
從惟從不參以臆斷也明啓刑書胥占如今人之引律
而參以眾證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無証之辭益不可不殫其誠敬以察之兩造之辭以無
私之心聽之

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
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

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
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

三又蓋三復詳覈其事

然後制刑

此與周禮鄉士

遂士諸章參看鄉國一旬而告於司寇郊遂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年朝士之法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此必大獄乃達於王朝若小訟獄則鄉遂可以專斷也

以上聽訟

易豐卦大象傳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斷兼行也

舜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言五刑五流而不及鞭扑鞭扑非司寇事也

康誥曰有敝時乃大明服 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
殷罰有倫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弗庸以次汝封
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

可殺殺猶刑也。此卽今自首免罪之意。然有時窮勢迫不得已而自首以希免罪者。又非得直赦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醫不畏死罔弗慙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其惟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以罪言則殺越大矣而不孝不友者非必同於殺越瘝

君者又非必如不孝不友也然殺越者路人耳而不孝不友則讎敵於至親播譽瘝君則率人而盡入於惡以理言之固重於元惡大惡也

王制曰凡作刑罰輕無赦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亂政疑眾似無可殺之罪而不知其罪之魁也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焚佛骨皆此志也此法不操之王者而乃操之僞而生矣柳公權曰贓吏犯法法存姦吏

亂法法亡可與之斷斯獄矣

君陳曰般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狙于姦完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呂刑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立政周公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記前人敬獄之事以爲後式也

以上斷獄

易中孚大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緩死以求其可生之道也左傳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曹劌以爲忠之屬亦中孚之意也

解卦大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者天之仁恩也動之以振其自新之機潤之以予其自新之路非姑息而已也

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先王之制刑也以弼教而期於洽已耳然則雖用刑也
而心實期於無刑也刑期無刑故能使民協於中然則
非刑之使民中刑期無刑之心有以協民於中耳德者
臨御之本寬簡臨御之用寬簡莫非德也非德則姑息
太簡矣賞罰臨御之一事勿及嗣延於世寬簡之一微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行罰之事刑故未始非寬簡
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亦賞罰之行而與殺不辜寧失
不經又罪疑惟輕之意也聖人不至於殺不辜亦未嘗

子
失不經而聖人之心則若有然總之皆好生之德也以
生道殺民殺之而不怨且日遷善而不知爲之矣

康誥曰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罰無不明當而民知戒勉服其刑之當也然非乂民之
本也惡惡如惡疾去疾所以全其生耳民知惡之害生
而上務去之如此則畢棄咎矣然此猶恃刑也保善如
保赤民本善也棄之不保乃陷於惡耳保之使全其善
而無陷於惡焉乃民之所以康乂也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汝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
其尙顯聞于天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斂德用康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告之以慎罰又告之以以德用罰終告之以用德不用
罰乃所謂刑期無刑之心也聖人豈恃刑以爲治哉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在外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

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哭 堂

旬有三日坐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此卽如今之枷號及徒罪也然枯不及半月役不過募年無笞杖之加無轉徙之勞其罪薄矣而此乃不麗於五刑者也可見古之五刑皆今之入死罪者古刑有輕於今無酷於今也

小司寇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

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此八法麗之國法而比附五刑卽五流以宥之之意也其有不可復宥者乃適於刑非有私也天理人情之至也八辟卽今律八議○賢者亦有陷於辟乎曰有一節之可取則賢不以一眚掩大德卽議賢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旤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刺宥赦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明書其罪

於版使負之以恥之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

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

也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

虧財

古先王之不忍虧人肌體也如此宣待漢文而後知之

而一舉而除之哉

其後司馬遷宮則肉刑實未嘗除也

暴秦苗民固非先

王之刑憲耳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梏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拲而

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
率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天官甸師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磬蓋殺之也其刑罪

則織劓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按此三宥以公族之故王制王三又不得附會同此致刑于甸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

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其傳曰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不以私恩妨公法也刑於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於何人所以隱諱之也公族無官刑不

翦其類也

大戴禮曰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飭淫
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
著罷輜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
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
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
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
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

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日刑不上大夫

三赦三宥之條圖土罷民之教上所以矜恤夫民者至矣文王世子之言所以厚親親也大戴禮之言所以優大臣也而後世有宗族駢誅功臣菹醢廷杖諫臣士井萬姓者是則何與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不能使民之不犯又不能出民於禁網哀矜奚補也然而哀矜不能已也且存一喜心而生罪之可死者多矣存一矜心而死罪之可生者多矣後世法吏其能無感

於心乎

以上恤刑之心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蔡傳曰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舜豈有是制哉○按五刑之疑其不簡者在輕重之間與從輕可也在有無之間與赦之可也在可議之列與流宥可也金可免刑誰何而不趨利而無力之民又何以處不簡此姦民得逞而史遷深巷

伯之痛也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青

胡傳曰易書屢言赦宥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免故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以上贖赦之失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

外從父兄之讎不同國耶氏曰調人之和難謂遇而殺傷

致其人於死事雖可惡而情則可矜然孝子弟弟其心有

不能忘者而其人或在八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

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以和之以民成之蓋以報

讎天下之公義宥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

之心姑遊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憤先王治世不專

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

朝士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盜賊殺其親則以告于

親讎非殺人之罪也蓋緩之則讎將有不及報者故如此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

不同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于復讎可也父受誅于復讎

推刃之道也

以上復讎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

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追追寇盜也胥

相搏寇賊也聯比其居而什伍其人後世保甲之法近之而有司奉行之鮮寔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

此延守畿內備盜賊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

行者夜遊者

此與今律夜禁條同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

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

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禁

此巡行國中備盜賊者古者閭有閭門互

行馬也設行馬於閭門所謂閭互也今扎欄門之制同此然先王特設官以主之其為豫也深矣

以上禦盜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聖人非廢政刑也不恃有政刑也道德齊禮而政刑皆德禮矣漢唐宋明之盛不過政刑為治及其衰也胥政刑而亂之至於國無政刑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嗚呼政

刑之治且不數遘而德禮其深人寤寐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非有禮樂化民之道亦非有令行禁止之威然實
意所孚自足以久而成化彼夫法網愈密而殘殺愈多
則民之不可以力勝也人只以子產子太叔之事而遂
謂寬不如猛卻不知子產治鄭多少是嚴而其嚴正其
惠也子產正所謂善人者若聖賢之道則未及知子太
叔姑息爲寬又善人所不爲也勝殘去殺非稱盛治如
漢高惠文景累世維持方能幾至刑措一至武帝便壞
矣聖王親賢樂利數百歲人不能忘豈止此小康一時

哉然孔子言此則慘之深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而得名世之臣以共敷久道化成之治其定民居制民產者幾何年立學校明禮義者幾何年定制度作禮樂者幾何年大要期歲而規模立三年而紀綱法度成過此以往漸漬優游以霑其化必世後仁聖人舉其極言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程子曰君子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至於憫而已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八分書言近古也朱子曰律亦有功於風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亦許之之辭

張子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求之亦足以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

楊龜山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乃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非過論也及夫廢之既久而霍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不

知其本末也甚矣

養教本也刑末也不養不教則去肉刑末也復肉刑亦末也龜山非謂肉刑不

當復謂當以養教先之耳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愚按立法固須嚴然

必度其可行過嚴亦無益

朱子曰聖人之治明刑弼教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申商刻薄無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之一端也。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
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淺深焉。固不應因循苟
且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
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
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今人說輕刑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
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
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
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

邑後學

董廣慶續承
汪立中品端
亦最贊賢

重校

邑後學命 鍾峻西同校開梓